

郑九蝉

著

郑九蝉文集 第十一卷

花城出版社

能媳妇

郑九蝉文集 第十一卷

# 能媳妇

郑九蝉 著

花城出版社

中国 广州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郑九蝉文集. 第 11 卷, 能媳妇/郑九蝉著. 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0. 12

ISBN 7-5360-3302-8

I. 郑... II. 郑... III. 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0941 号

郑九蝉文集

(第 11 卷)

能媳妇

郑九蝉 著

\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

(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3.125 印张 2 插页 300,000 字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4,000 册

ISBN 7-5360-3302-8/1·2745

(共 12 卷) 定价: 368 元 (本卷定价: 28 元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作者像

1949年生,祖籍浙江台州黄岩区上郑乡。

1969年,下乡插队黑龙江省绥滨县。

1977年,就读佳木斯师范学校。

1984年,调回浙江黄岩县委宣传部工作。

1985年,就读鲁迅文学院。

1987年,回黄岩市委宣传部工作。

1994年,调回浙江路桥工作至今。

著有作品多部,共约400多万字,其中《能媳妇》等六部中短篇小说,获国家级、省部级大奖;《黑雪》与《浑河》两部长篇小说分别获全国金钥匙奖和浙江省优秀文学大奖。

# 序

肖建国

郑九蝉和我是鲁院时候的同学。我读七期，他八期。鲁院的前身是中国文学讲习所，新中国建国之初就开办了，断断续续，历三十余年，却只办了六期。到了我们那期毕业时，才改名为鲁迅文学院。我们第七期的学习时间是1982年至1984年，郑九蝉所在的第八期是1984年至1986年。在第八期学员将要毕业的这年夏天，忽然传来消息，经国家教委批准，北京大学拟开设作家班，首届作家班的学员，主要以我们这两届鲁院毕业生中招收。这自然是中国作协和驻北京同学多方努力的结果，这消息使我们十分兴奋。那年我正在一个县里挂职担任副县长，接到通知，我立即选择了读书，辞去职务，和湖南的同学结伴到了北京。我是在到达的当天晚上，第一次见到郑九蝉的。他到我们房间来串门，听说了我的情况后，忽然冒出一句：“都当到副县长了，还来读什么书。”我觉得这话有点不顺耳，但毕竟是初识，却也没有在意。

我们在鲁院安顿下来，找来一大堆复习资料，准备考试。我们都很紧张，也很放松。上午复习功课，下午互相串门聊天，然后便联系周围的单位比赛篮球，比赛乒乓球，天天晚上还操办舞会。郑九蝉当时正在修改一部长篇小说，全然没有心思复习功课，每天关在房里，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他改稿改得十分艰苦，每天的眼睛都是红红的，脸呈菜色。他偶尔也

出来串串门。他对我们湖南籍的同学有着天生的好感，常常来找我们聊天。他总是一副乐爽爽的样子，直言快语，高声大嗓，哈哈连天，很难设想他是曾经经历过太多艰难坎坷的老知识青年。郑九蝉对体育对跳舞都无缘，但他是我们球队最忠实的观众。每次打比赛，他都会到场，抱着我们换下来的衣服，站在篮球架下瞪着眼睛看。看到兴奋时，常常会不顾一切地大呼小叫，旁若无人，至情至性，无遮无拦。听着那不断发出的欢叫声，你会感觉到，跟这样的人交朋友，是完全可以无遮无掩、坦露心扉的。

考完试，我们接到录取通知书再次在鲁院相聚时，个个都无比地兴奋，都更加才华熠熠，谈吐高阔，挥斥方遒。有一小段时间，每天做的就是：聊天、喝酒、打球。郑九蝉似乎仍然在修改他的长篇，仍然改得很苦。他住的房间的门，永远是关着的。他每天最后一个出现在饭堂时，脸都是青的，眼睛里网满血丝。

忽然有一天晚上，已经很晚了，我们都准备睡觉了，郑九蝉推门进来，乐呵呵地伸直了手跟我们一一握过，说：“老肖，再见了！”我奇怪地问：“怎么，不读了？”他说：“不读了，回去了！”“为什么？”“不为什么。不想读了！”我看他一脸正经，不像是开玩笑，也不像是赌气。我知道他的性格，认定了的事情，就会坚决照自己的意志去做的。我没有劝说，默默跳下床，送他回到房间。

第二天早上起床跑步时，就听说郑九蝉已经走了，搭早班车回去了。我还听说，他走之前，在下面饭堂的拐角处还做了个小小的仪式。我突然就心里格登一跳，觉得九蝉这个人还很神秘的，后悔没有跟他多聊聊。

一别十三年。

去年底，郑九蝉忽然到广州来了。他带了一支文化人组成的小队伍，到广东来学习办报纸的经验，顺便也看看广州的朋友。他仍然是精神焕发，直言快语，高声大噪，一见面就又笑又叫又拥抱，用他强烈的热情感染别人。但岁月的磨蚀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：腰背微驼，眼袋呈青紫色，下巴上都有皱纹了。

这次广州之行，九蝉还跟出版社谈妥了一件事情：出版他的文集，十二卷，近四百万字。

这个数字让我吓了一跳。

我有点怀疑：他写了有这么多东西么？

郑九蝉的书稿很快就寄到了，在责任编辑的办公桌上堆成了一大堆。他的作品就像他这个人一样，很扎实很“堆伙”地矗放在那里，证实着他的力量和存在。

九蝉的作品主要是两部分：小说和散文随笔。九蝉是在苦难中打过几次滚、死过几次的人，他的体魄，他的心脏，他的思维神经，都已经被苦难的汗水浸泡得格外坚强、硬实。他在写小说的时候，也仍然沉浸在过去苦难岁月的情绪中，所以下笔特别钝重。他就像一个负重在大海中游泳的人，一摆臂，一蹬腿，甚至一声喘息，都特别用力，特别沉重。他的小说作品中，积郁着一种浓重得化解不开的苦难感。他的作品最能打动我的地方，就是这种苦难感。我总认为，一部小说，尤其是长篇小说，苦难感是应该具有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。

九蝉的小说沉郁厚实，苍凉悲壮，他的散文随笔则是尖锐的，锋芒毕露的。

这跟他的身份有关。

九蝉现在的身份是路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商报总编。在这个位置上的人，必然接触面广，视野开阔。且九蝉生性豪爽

大度，喜欢广交朋友，广结善缘，从他的笔下可以看出，他的朋友是真多：市委书记、市长、部长、局长、科长、办事员，企业家、金融家、投资者、家电产品推销员，作家、艺术家、记者、街头流浪艺人，工人，农民，家庭妇女，修鞋的，拾破烂的，以及看相算命推八卦的……几乎遍布了社会的各个方面。作家有两种：一种是书斋型的。这种作家以在书房里读书写作为主，偶尔参与一些社会活动。另一种作家是社会活动型的，他们的主要精力用于社会活动，通过丰富的阅历积累经验（读社会的这本大书），不断激发写作的灵感。九蝉当属后一种类型的作家。九蝉在宣传部副部长、报社总编的这个位置上，真是如鱼得水、进退自如，既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，得到大量的写作素材，又可以有自由的写作时间，随时表达自己的见解。应该说，九蝉是很了解自己，也很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。（想起九蝉跟我见面伊始说的那句话：“都当到副县长了，还来读什么书。”这确是一种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的肺腑之言。）

九蝉的散文随笔内容，主要在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范畴。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，也是历代文人议论最多的话题。九蝉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作家，同时也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民政府基层干部。他在基层工作、生活中，切切实实地感受到，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，新旧体制交替，中西文化碰撞，大变革，大动荡，社会在大踏步地前进，但伴随而来的，也出现了诸如社会腐败、道德沦丧、人性趋恶等等弊端。九蝉从心里面欢呼社会的进步，也从心里面痛恶亲见亲闻的种种弊端。作为一个人的良知、一个作家的良知、一个政府基层干部的良知，九蝉绝不会沉默。他当然要把自己的感受都写出来。九蝉是写小说的。按照通常的艺术规律，小说需要沉淀，需要精巧周到的构思，用的是曲笔，讲究的是含蓄。九



蝉暂时摒弃了小说这个武器，改写随笔。看得出，九蝉在写作这类随笔文章时，感情是激扬慷慨的，处处流露出他的至情至性。以我在基层工作的经验，官场是最消磨人的个性的，尤其长期担任副职的人，很少有不变得圆滑世故。九蝉的为人、为文，却还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真性情。

这很难得！

九蝉是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中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的，由知青，而工人，而县委宣传部通讯报道组成员，而文联主席，而宣传部副部长，而报社总编，路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下来了。他经历过的一些艰难困苦，是一般人所没有经历过的。他把这些艰难困苦深藏在心里，脸上永远是乐呵呵的，精神抖擞，工作，读书，写作，一路前行。

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——

“生命的力量，既伟大又可怕。——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荒农村插队的时候就理解到了的。有这么一天，我和乡亲们一起种地，种完了地之后，我看到了道边放有一块生了锈的旧铁板。我出于一种孩提式的好奇，把这一块沉重的铁板揭将起来，把剩余下来的豆种全部倾倒在铁板底下。六七天之后，我又经过这里，我看到了从来不曾见到过的奇迹：那一块生了锈的铁板，竟凭空被抬了起来——离开地面足有一寸多高。这是什么东西在那里作祟呢？我揭起了那块覆着的铁板一看，瞠目愕然了：我倾倒在铁板下的豆种全都发了芽了，小小的黄豆芽竟齐崭崭地把这块铁板顶了起来。从那一天起，我突然间明白了：杰克·伦敦的《渴望生命》，为什么会受列宁欢迎的道理了。因为他歌颂了人生的极致。我也突然间明白了，孙子兵法中为什么要强调‘致死地而后生’，真正的艺术家、思想家，为什么要害怕困难和厄运呢？”

现在，郑九蝉通过近二十年的努力，把自己的文集奉献在了读者面前，用十二本砖头一样厚的作品，将生命的“铁板”顶了起来，这比他歌颂过的黄豆芽更伟大，更硬扎！

我为他高兴！

# 目

# 录

- |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1   | 能媳妇       |
| 22  | 县委大楼的“劳金” |
| 40  | 我们,他们和这地方 |
| 61  | 遥远世界的老汉   |
| 86  | 北大荒人的性格   |
| 103 | 过年        |
| 124 | 新伴        |
| 144 | 颤悠的野菊花    |
| 161 | 白牛        |
| 170 | 雁精        |
| 185 | 山蚁        |
| 197 | 岩塔下的春笋    |
| 217 | 搏击者日记     |

233	神 鱼
248	桥
264	诺 言
282	意 外
286	断 案
291	岳父与女婿
295	珠宝商
299	复 仇
305	蛇 报
312	电 话
326	噩梦,红衣衫与小司机
332	第二种话题:另一种毁灭
366	关于尴尬的第三种解释
395	家 狐

## 能 媳 妇

绿柳吐絮，白杨飞花，沿河水流哗哗。县劳模大会，介绍经验正火热。东升屯生产队长李淑霞刚刚走下讲台，坐在主席台上的县长解春喜，便满脸笑容地问大伙儿：“这位能媳妇讲得好不好呀？”台下一哄声地回答：“好！”“再来一个要不要呀？”“要！”解县长风趣地说：“现在请这位能媳妇的掌柜王炳南介绍经验！”台下的人，哄地一声翻花了。

东升屯好几个代表都在台下。那个名叫王炳南的三十来岁的小伙，还傻乎乎地瞪着两眼往台上瞅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的媳妇会受到大伙这么热烈欢迎。你瞧，他那模样：戴着一

顶前进帽，穿着件涤卡中山装，簸箕样的大手捏着一管钢笔，膝盖上还摊着一本日记簿。他拿腔捏势、斯斯文文地坐在那里，仄歪着脑袋，不知寻思些啥。随着浪潮般的掌声，他也跟着稀里糊涂地鼓掌。人们鼓了半天，也没见有人上台讲话。解县长眼盯着王炳南的座位，又喊道：“下一个是王炳南！”东升屯代表黄毛，伸手捅了王炳南一下：“你聋啦？县长喊你哩！”王炳南莫名其妙：“县长喊我？喊我干啥？”“喊你作报告！”“别逗了！我算老几呀？”说着他站了起来，冲着台上问：“解县长，你喊哪屯的王炳南？”“就你！李淑霞的掌柜！”

他愣了，说：“我没啥唠嗑<sup>①</sup>呀！”解县长说：“长嘴没？”“长嘴了。”“长嘴就说！咱们不计较说好说赖！”“该说的，俺那口子都说了！我这破庙显哪份神呢？”解县长说：“李淑霞说的是生产队集体经验，你唠你两口子的事！”“哎呀！俺两口子的的事有啥说的？”

解县长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就说说你俩订婚、结婚、工作、生活。”

王炳南无奈，壮着胆子上台。

“同志们，叫我说啥？俺那媳妇的事，报上都登了。解县长要俺说说两口子订婚、结婚、工作、生活，那可也中。我先说说我。我没念几年书。十六岁那年，我妈说：‘儿呀，队上穷，家也贫，怕你往后说媳妇都难说。卖天卖地不可卖艺，你学个木匠吧！’我想也对。锡匠的火，铁匠的烟，木匠的锤子，工匠的钳。这可是四大来钱之道。从那以后我就跟我老叔学了木匠，三年便成手。我出去一趟，砍个房架、窗户，做个衣柜、写字台、桌椅板凳，一天能挣五元六元，两年不到，家里

<sup>①</sup> 东北方言，唠嗑即谈话。

盖了三间房。我是我们家一棵独苗，又仗着自己有手艺，寻思说个媳妇，容易！人家给我介绍这个，我不要；相了那个又不可心；横挑鼻子竖挑眼，等我实心实意想找个过日子的人时，哎，挑水的回头——过景（井）了。眼巴巴瞅着自个儿爬三十岁的坡啦，炕上还是跑腿<sup>①</sup>窝。我妈见我挑肥拣瘦的，媳妇难进门，气得整天守着碗沿穷嘟哝：‘你就挑吧，好的都飞了！东院小狗剩儿，后街小叫驴，你们都是一天生人，人家孩子都上学了，可你，哼！还得我给你缝呀、补呀、纳呀繙呀！有个人儿能做饭就行呗！还想找个天仙案上供着不成？’我实在是苦说不出，真是大拇指头卷煎饼，自个嚼自个！待我要正经找一个，也没人愿给了。我三十岁那年秋天，我老舅捎来话：‘炳南！给你说个媳妇，你要不要？’我说：‘哪儿的？’我老舅说：‘合春大队的！’我问：‘多大年纪？’我老舅说：‘二十九！’我一听，心里就疑惑：嘿！农村还有二十九的姑娘没找婆家？‘老舅！是不是处理品？’我老舅‘呸’地啐了我一口：‘人家是党员！队长！县社劳模！人家小姑娘时就说，不让全队劳力分一元五不出门。前年果然分了一元五。今年才打算嫁人！’我说：‘这可就怪了。分红日高的队有的是，干吗不拣高枝跳？’‘人家就不啃香饽饽，专挑酸菜包子！你有啥招子？’我心想，不管咋的，先看看再说，人家好赖不济是党员！我麻溜松口答应了：‘要！’我老舅说：‘人可长得丑呀！’我妈急得直拍炕席，‘儿呀，近地丑妻家中宝！要女人是过日子的，不是插瓶上看的！’我想妈说得有理，便说：‘她不嫌乎我就行啦！’

“我老舅拿我照片走了不几天，他又揣回来一个红纸包。

① 东北方言，即单身汉。

我打开包儿一瞅，嗨！照片！举起来端详，喝！满不错的人儿！大眼睛圆溜溜；小脸蛋儿胖乎乎，两个小酒坑儿，滴溜溜地直打旋。我心里乐得直窜火苗子。我把照片搁在枕头边儿，下黑儿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拿起来看看，又撂下；撂下又觉得不过瘾，再拿起来看……

“我寻思，现在都兴谈恋爱。我也得给她写封信，表示表示我的爱情。半夜里，我爬起来，翻箱倒柜地找钢笔，找纸。我妈叫我折腾得睡不着觉：‘儿呀，你翻腾啥哩？’我撒个谎：‘妈！我画个图纸！’妈翻身就睡了。我翻来覆去寻思，想得三星打横梁了，才动了笔：‘我最尊敬的李淑霞：您好，咱俩相好，我没意见；房三间，钱三千；要什么，请自便，咱俩不打架，白头到老年。’写到这儿，我瞅瞅，又觉得不满意，哪有爱劲儿？添上‘心肝’添上‘肉’？那多麻人儿！不添上？干巴，没情。我想了想，又加了一行：‘我没念大书，不会“恋”来不会“爱”，见面能相谈，雪里牡丹开。’

“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上供销社买了一张邮票，一个信封，写好封皮：‘本公社合春大队女队长李淑霞收。’信扔进了邮箱。可我心里还像揣个马驹子，扑腾扑腾乱跳！

“过了三天，我叔伯妹子珍珍，乐颠颠跑来了：‘大哥，有你信！’‘呵？在哪？’‘大队。’我急忙蹿到大队，一瞅，喝！下款是合春大队！是她给我回的信！我找个背人地方打开一看：好秀气的钢笔字！比我强百倍！打开信一瞅，天呀，哪叫啥恋爱信！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换来她一句话：‘炳南同志：信收到。我忙得很，没时间写信。啥时候咱俩见面，你等着，我去。’啊哈，她要来！我一溜儿放缰跑马，把小鸡撵得可屯子乱飞。我妈正端盆猪食出门口，一步撞去，把猪食盆撞掉地上，摔得粉碎。我妈骂道：‘毛楞鬼！疯啦？’我道：‘妈，大



喜事！淑霞要来！’我妈耳朵背：‘什么？叔家？叔家谁要来？’‘是淑霞！’‘谁是淑霞？’‘就……就……噯，我那个对象！’‘啊哈哈！真的？’‘我唬你干啥！’‘这可怎么整？咱家连点肉也没有！’我说：‘不忙，今儿她不来！’‘多咱来？’‘说不上！’‘哎呀，我的儿！你赶紧问问，有个准信儿了，咱好准备准备！’我妈直推我去打电话！我一寻思，打电话，那我可不干。不管咋说，我是男的，她是女的，我得沉得住气！别叫人家瞧不起，说我见了女人骨头没三两沉可不行。

“像小孩盼过年似的，我穿上好衣服天天盼。日历撕了七八张也没见影。我泄气了。我妈说：‘淑霞多咱来？’我没好气地说：‘不知道。’我妈说：‘哎呀，肉搁窖里都快臭啦！’我翻愣愣眼珠：‘活该！’转身就走了。好衣服脱下来了，肉也扔掉了，我也干活了。珍珍又来报信了：‘哥哥，公社宫书记和一个姑娘，来看生产队房子呢！’我说：‘你吃咸盐不多，管闲事不少！’珍珍说：‘那姑娘是来相门户的！’‘上队来相什么门户！’珍珍说：‘我听说是你对象！’‘拉倒罢！别拿我老哥开心！还有公社书记领姑娘相门户的？笑话！’

“正说着，忽然门外嘎嘎有人笑。我问：‘谁在门口笑？’珍珍说：‘我出去看看！’不大一会儿，她风也似地卷回来：‘哥，真的是她，李淑霞！’啊？我吓了一跳，急忙把珍珍推出去：‘快，快，把她迎住！我换件衣服！’我妹妹急急忙忙出去。我这就翻箱倒柜找衣服。还没等我翻着大呢服穿上，宫书记进屋就笑了：‘炳南，忙啥哩？’我急得顺鼻尖冒汗：‘没，没什么。’宫书记说：‘你看看谁来了！’我只得迎出去。一瞧，喝！好丫头，哪丑！上身浅蓝色斜襟女便衣，下身软裆的灰长裤，白丝袜配个黑方鞋，风雅，洒脱，粉脸秀眼，还拿着个小手绢儿，扇着风凉呐！我张嘴结舌地站在那儿，竟张飞穿针似